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蕩寇志
第八十三回 雲天彪大破青雲兵 陳希真夜奔猿臂寨

卻說麗卿等三人正尋不見希真、劉廣，心中惶懼，只見後面大隊賊兵追來。看官須知：這一路賊兵，並非憑空捏造，你道是那幾個？便是張清、董平、徐寧、呼延綽、龔旺、丁得孫。原來這六籌好漢正攻打沂州城，忽接吳學究的軍令，說機謀已泄，景陽鎮救兵都到，攻必不利，速速收兵，會合各路，全師歸山。六籌好漢急忙遵令退兵，來到此地，正遇著周通帶傷來見，訴說遇見陳麗卿，吃他傷了一槍，投北去了。隨行的嘍囉又說道：「得知孔亮哥哥也吃他壞了。」六籌好漢一齊大怒道：「這賤人焉敢如此！我等就追上去，誓必生擒活捉了來。」周通道：「這婆娘果然了得。」張清道：「那怕他了得，叫他先吃我一石子。」董平道：「周兄弟平日只管說起陳麗卿怎樣了得，我倒要會他。」呼延綽道：「小弟上山無寸箭之功，願擒了他來獻與眾位。」徐守道：「我也隨了你們去。」四籌好漢吩咐龔旺、丁得孫將人馬去接應各路，又多派軍漢送周頭領先回山寨將息。這裡四人帶了一千人馬，飛風追來，聲聲只叫拿住陳麗卿。麗卿對劉麟道：「事已如此，不得不同他拚個死活。」劉麟道：「正是。」慧娘跳下馬來道：「二哥、卿姊，休要顧我，這馬二哥騎了去。」那慧娘便看看兩邊，決意要尋個自盡。正忙亂間，那賊兵已逼近來。麗卿、劉麟正要放馬，忽聽背後刮刺刺起一個震天震地的驚雷霹靂，貼著地往前面打過去。只見霹靂到處，那灘上的鵝卵石子平空飛起，隨後希真一馬飛到。希真又唵唵有詞，向巽地上呼風，只見狂風大起，那灘上布過罡氣的石子，遮天蔽日價起來，隨著狂風滿天飛舞，驟雨雹子般的落往那賊兵隊裡打過去。那些賊兵魂飛魄散，喊不迭的神靈垂祐，又只恨爹娘不與他生個銅頭額、鐵脊梁。只見連人帶馬打倒無算。張清頭上也著了一下，鮮血迸流，幾乎落馬，身上不消說得。四籌好漢都伏鞍而逃。歡喜得個麗卿撲著手不住的喝采。希真見石子落盡，賊兵都退，方收了風勢，對劉麟等三人道：「我道此地凶多吉少，把姨丈等都先護送到神霄雷院，急忙轉來尋你們。這些賊果來尋死，卻吃我先準備了。如今祖母、大哥、二娘子都何在？」劉麟道：「都失陷了。」希真傷感不已，說道：「如今且同回神霄雷院，再計較。」

四人便都起，劉麟仍把那馬與慧娘騎了，到得那神霄雷院。那龍門廠是僻靜之處，有許多得命的百姓也在。被幾個莊客先看見，便道：「老爺等都在後殿的樓上。」四人齊進去，劉夫人正剛莊客們去行李內尋出些金創藥，與劉廣、劉麟的娘子敷治，見他們進來，忙問消息。四人細說前由，劉廣、劉夫人、劉大娘子聞知劉母、劉麟失陷，不知生死，二娘子陣亡，一齊放聲大哭。眾人無不悲慟。劉廣使教慧娘起一數，看看吉凶。慧娘拈著符頭，掐指尋紋，心中大驚，口裡不敢便說，但云：「災星尚未退，不久便有救。」卻私對希真道：「此課大凶，祖母與大哥俱有牢獄之災，殺身之禍。大哥或有救星；祖母本命乘死外，挨不到六七日了，這便怎好？」希真聽了這話，一發焦急，對劉廣道：「我等都已人困馬乏了，且過一夜，明日我同卿兒再去尋覓，務要得個實信。」劉廣頓首拜謝。慧娘道：「孩兒看此地天英星坐鎮，有吉元凶，居幾日不妨。」當晚希真意欲收視內觀，開闢元關，探個吉凶消息，爭奈整日價廝殺勞頓，百神擾亂，再也澄不下。

且慢表希真、劉廣都權息在雷神廟，卻說張清等四籌好漢兵馬，吃希真的都?大法一陣石子打得七零八落，逃走了性命，查看軍士，打死了小半，其餘帶傷者無數。董平、徐寧、呼延綽也略傷了些。大家說道：「不料這賤人卻會妖法，早知不去惹他。」在說間，只見小校來報道：「狄雷頭領殺敗黃魁，秦明頭領也得了勝。那些鄉勇都退入定風莊去死守，請眾位將軍連去策應，定風莊就好破也。」董平大喜，對眾人道：「若打破了定風莊。錢糧卻不少，須速前去。」便請張清領帶傷的兵馬後面屯住，卻與徐寧、呼延綽三個頭領，督令精兵，前來助戰。

且說那定風莊的鄉練使李飛豹，自前半夜率領鄉勇來剿賊，殺至丁字坡，遇著秦明廝殺。直戰到天明後，賊勢浩大，黃魁的官兵又退，抵敵不住，退入定風莊。秦明、狄雷趕到，四面圍住攻打。礮樓上灰瓶金汁，弓弩槍炮，兩點也似的往下打。漸漸也支持不住，莊裡哭聲喧鬧，幸虧黃魁又來聲援。那黃魁雖然驍勇，爭奈兵微將寡，那防禦阮其祥，上起陣來全不濟事，只望後面退。正在支持不得之間，忽報西南上殺氣冲天，槍炮動地，景陽鎮官兵齊到。狄雷心領兵迎敵，只見那官兵旌旗嚴肅，部伍整齊，也是心驚。兩軍便交鋒合戰，景陽鎮的兵馬端的如虎如黑，中軍隊內五百名砍刀手，捧出一員大將，鳳眼蠶眉，綠袍金鎧，青巾赤面，美髯飄動，騎一匹大宛白馬，倒提偃月鋼刀，大罵：「無端草寇，焉敢犯境！」楊春拍馬來迎，只一合，天彪青龍刀起，楊春身首異處。狄雷見天彪斬了楊春，大怒，掄兩柄赤銅錘，直奔天彪。天彪揮刀迎戰，□餘合，勝敗不分。武松舞戒刀來夾攻，天彪不慌不忙，施展神威，大戰二賊。背後秦明也到，忽聽得景陽兵陣後一個號炮，飛起半天，兩旁喊聲大振，左有謝德，右有婁熊，兩位團練使分兩路抄出，截斷歸路。只見天彪的兵馬，翻翻滾滾，變成常山陣勢，銅牆鐵壁價裏來。秦明、武松、狄雷困在核心，死戰不脫，虧得董平、徐寧、呼延綽狠命殺入來，謝德、婁熊抵敵不住，吃救了出去。卻又遇見黃魁，大殺一陣。

李飛豹望見官兵得勝，也放下吊橋，開了莊門，領鄉勇來助戰。只見陰雲四合，慘霧漫漫，半天裡一團黑氣罩下來，空中無數精兵猛獸，力士天丁，紛紛殺下，乃是沂州府太守高封，帶領三百名神兵親到。雲天彪只顧驅兵掩殺，那陣裡的槍炮，好一似轟雷震電著地捲去。青雲山的賊兵，那裡擋得住，殺得大敗虧輸，棄甲拋戈而逃。高封追到五里，便收了法。原來高封的妖法，只有五里路好使，再過去便不靈；便是當年他哥哥高廉的妖法，亦只有七里路好使；卻怎及得希真的都?大法，包含先天真乙之妙，變化無窮。

當時天彪直追過臥牛莊方回，斬獲無數，奪了許多器械馬匹，大獲全勝。原來天彪自初八日中午得了孔厚的飛報，與希真商量。料道賊兵必從鼇背嶺來，堵截神峰山口。那鼇背嶺雖是條正路，卻兩邊樹木叢深，百草豐茂。天彪即火速傳令，就叫那山口營汛裡五□名官兵，先去就彼放火，燒斷賊兵進路。狄雷等領兵殺到鼇背嶺，吃大火阻住，只得繞道由皂莢嶺進來。比及趕到山口，天彪已領大隊兵馬渡過神峰山了。謝德問雲天彪道：恩相在先何不就在皂莢嶺埋伏，截殺狄雷，豈不大妙？天彪道：「你那曉得兵貴養氣，不在遇敵便鬥。若先與狄雷廝殺，把人馬都用乏了，怎好救此地？只圖贏狄雷，卻棄了沂州府，豈不是貪小失大，正中吳用的計。」謝德拜服道：「恩相神算，真不可及。」這一場勝仗，幸虧得孔厚先捉住了白勝，斷了內線，城中先有準備；又虧雲天彪救兵來得早，雖失了幾個村莊，卻不吃賊兵全得了便宜去，皆二人之功也。

且說賊兵敗回青雲山，宋江正差時遷來探聽消息，吳用大驚。查點人馬，壞了孔亮、楊春二位頭領，傷了張清、周通二位頭領，失陷了白勝一位頭領，李逵被火燒去髭須，風沙眯了兩眼，先已救回山寨，其餘馬步頭目軍兵折了五千餘人，此外中箭槍傷者無數，雖打破地處村莊，得了許多錢糧油水，金銀子女，卻是功不補患，吳用大怒道：「吾自用兵以來，未嘗遭此大敗。今誤了眾位兄弟，皆我之罪。」一面差戴宗、時遷先回梁山報信，「我隨後就回，誓必興兵滅了沂州府、景陽鎮，以報此恨。」便問狄雷道：「白勝兄弟失陷在城內，怎生去救他出？」狄雷道：「聞得那東城防禦阮其祥，這人最貪財，高封最聽信他。小弟差人去他那裡，多費些金銀，通了關節，先留了白勝的性命，再去劫牢救他。」吳用道：「正合吾意。我恐沂州城內經此一番，加緊防備，倘劫牢不便，不如誘他解上濟南，就半路上救他也妙。須要機密小心。」便留周通、張清在青雲山養病，李逵兩眼已好，同了吳用回梁山。

卻說戴宗、時遷回梁山報與宋江，宋江大怒，便要盡起山寨兵前往報仇。戴宗道：「軍師就回，待他來商量。」不日，吳用同眾好漢一齊回山，宋江便議起兵。吳用道：「要報此仇，非大隊兵馬，必不濟事。雲天彪那廝極會用兵，更兼高封有妖法，須得公孫先生一行。只是這一番廝殺，若非曠日持久，不能成功。東京一路，雖不必憂，也防趙頭兒另委別個，可叫梁世杰夫妻再寫信去，托他丈人周旋。別的不害事，我只恐大隊兵馬一出，運糧之路甚是不便，兗州府飛虎寨的兵馬雖不敢□分猖獗，他若來劫我糧草，阻我歸路，這個伎倆卻能。那時瞻前顧後，卻甚費力。那飛虎寨總管真茂，雖也有些武藝兵法，卻為人狐疑不決；那兗州知

府，更不在話下。小生之意，不如先去打破了兗州、飛虎寨兩處，一者絕了後患，二者也好取那裡錢糧使用。那時長驅大進，直搗沂州，還怕什麼！猿臂臂仍不歸順，便一總剿滅了他。」宋江道：「此計最妙。」當日便點李應、杜興、孫立、孫新、顧大嫂、樂和、鄒淵、鄒閏、解珍、解寶、時遷，共一位頭領，帶領馬步軍三萬，吳學究為軍師，——倘若得了兩處，便分派一位頭領鎮守。——剋日興兵。又差楊雄、石秀，往青雲山助狄雷，救白勝。按下慢表。

卻說那日雲天彪大敗賊眾，掌得勝鼓收兵，會合了高封、黃魁。天彪請高封速發號令，撫救百姓，一面申報都省，並查勘被難地段人口，分別賑恤。天彪又對高封道：「李飛豹這人，才勇出眾，堪以重用。屈在鄉練，卻是可惜。」高封道：「我早晚便保舉他升授團練，調去沂州城外西安營把守。」

天彪別了高封，領兵回景陽鎮，發放三軍都畢，即忙差得力。軍弁去探聽劉廣家口人等的消息。正要退衙，只見轅門官稟道：「沂州有一差官，說有機密事稟見相公。」雲天彪喚來，只見那人相貌清奇，吏員打扮，向天彪聲喏施禮。天彪一看，在劉廣莊上也曾會過，認得是沂州的當案孔目孔厚。天彪大喜，忙下座答揖，讓到客廳相見。天彪道：「先生何事到此？沂州保全，幸仗先生之力。」孔厚道：「小吏有機密事稟報。」天彪道：「左右皆吾心腹，但說不妨。」孔厚道：「阮其祥那廝，苦死要與令親劉防禦作對，昨日在亂軍中撞著劉大公子背負著祖母逃難，他竟把作賊人擒捉。劉大公子寡不敵眾，連劉母都遭那廝擒去，卻特地瞞著總管。阮其祥又買通白勝，誣扳劉防禦父子作梁山內線，拷逼劉防禦的財帛。大公子不招，已吃了刑法，連劉母也下在班館。今日又接著高太尉文書，說東京捉著了陳希真家內王蒼頭，從張百戶處追出劉防禦的回書，已知陳希真藏匿在劉廣家。提出劉公子未審問，公子抵死不肯承認。高封將劉母請入後堂，甜言哄騙，劉母卻被他賺出來。現在嚴拿劉廣、陳希真，那劉母並大公子眼見難活。小吏官微職小，拗不過，因想總管相公是他至親，特地偷身來此商量，怎生救得。」天彪聽罷大驚，想了半晌，說道：「我無別法，只有去高封處替他二人分割。但他二人此時不知在何處。多感先生大德，請先回府，下官即來也。舍親在獄，山高水低，還望足下照看。」

天彪送禮厚去了，獨坐書齋，半晌沒擺佈處。正待喚從人備馬上市，忽報劉二公子到，求見。天彪大喜，忙接進來。劉麟拜見畢，訴說：「全家避難在龍門廟雷祖廟內，家祖母並家兄都失散了，本要去投孔厚，因小妹慧娘說城中殺氣甚盛，為此不敢去。家父說只好聒噪太親翁，來此暫住幾日，再購房產。」天彪道：「賢任只知其一，現在宅上另有一起奇禍，孔厚才去……」便把上項事說了一遍。劉麟大驚，幾乎跌倒，便道：「太親翁可好相救？」天彪道：「事不宜遲，你速去請你爹爹一千人，先來我處躲避。便避不得，也送到我父親處。令祖母、令兄，我再設法去救，我棄了官也不打緊，好歹要與高封剖個曲直。你快去，我便上沂州府也。」劉麟忙出街上馬，飛奔回龍門廟去了。這裡天彪帶了三五個親隨，都是關西大漢，各跨口腰刀，飛奔沂州。

卻說劉麟一口氣到了雷祖廟，報知此事。眾人一齊大驚，劉廣叫苦道：「這卻怎好？既蒙雲親家高誼，不如就去。他與高封同僚，或說得下。」希真道：「斷乎去不得！去了不但自己無益，反害了雲親家。若到雲太公處，千里迢迢，帶著老小逃難，更不穩便。高封那廝怎肯聽人情，雲親家不去說還好；今已去說，雲親家為人心腸耿直，性如烈火，素來又看不得高封，不來頭與高封鬧起來，這禍愈速。我想這事，皆是我來害你，怎敢不生條計救太親母、賢甥還你。」劉廣道：「姨丈怎說這話，你只要有妙策救得我的娘，要我怎地，我都依你。」

正說間，只見雲天彪著體己人到。劉廣喚到樓上，那人呈上書信，說：「家老爺快請二位老爺並官眷，速到景陽鎮去。現在城裡城外各鄉村，挨門逐戶查拿二位老爺。若不趁早動身，必遭毒手。」希真答道：「雖承尊上救援，我們委實去不得，去了兩邊不美。我寫回信與你，多多拜謝尊上。」希真便寫信謝天彪，又勸他從長計較。切不可與高封惡識，便將信付了那體己人。那體己人又苦勸告了幾番，劉廣、希真是不肯，那人只得領了回書去了。慧娘道：「此事藥線最緊，既要救祖母、大哥，又要避得自己之難，大姨夫速速定計。」希真道：「自然。」麗卿道：「孩兒不如同爹爹趕進城去，刺殺了高封、阮其祥兩個狗頭，豈不完結了。」希真道：「你不要來亂說。」希真打發一個精細莊客，覓進城去，到孔厚家探消息。那莊客領命，又恐天晚趕不出城，急忙去了。

當晚，劉廣、慧娘、劉麟等，都在後殿樓上商議。陳希真獨自一人在樓下，千回萬轉沒個生發，心裡念裡只有走那一條路，只是礙著道理，又不好向劉廣說。繞著那迴廊走去走來，地皮都跟光了，把一個足智多謀的陳道子，弄得半籌都拍劃不開。只見月色盈階，銀河耿耿，希真不覺走近雷祖廟前，看那香爐邊有一副杯？希真動個念頭，便向神前跪倒，叩頭無數道：「弟子陳希真與劉廣，終能報效國家，不辱令名，當賜弟子一副立？聖、陰、陽三者，俱不算。」禱罷，捧過杯？望空擲去，月光下，只見那副杯？壁直的立在階下，希真吃那一驚。只聽胡梯上腳步響，看時卻是慧娘下樓來。慧娘道：「大姨夫主意若何？」希真道：「未得良策。」慧娘道：「甥女有個見識，不好便向我爹爹說。我想只有猿臂寨的苟桓，認識我爹爹，又感激大姨夫的洪恩。他那裡有四五千兵馬，事到其間，也說不得，何不竟去投奔他，哀求他發兵，打破沂州，只救俺祖母、哥哥何如？」希真歎一口氣道：「我想了許久，也只有這條門路，方才如此向神靈禱告。」指著階下道：「兀那不是一副杯？還立著。」慧娘看了，也是驚異。希真道：「事不宜遲，便去向你父親說。」

希真收了杯？，叩謝神恩，便同慧娘上樓。只見劉廣坐在那牀上只是哭，劉夫人、劉麟、麗卿都坐在旁邊。希真道：「襟丈怎樣計較？」劉廣道：「我主意已定，高封那廝止不過要我的家私，我把帶來所有的都與了他；再不肯時，我便挺身而出，由他碎刀萬剮，只要他完我的活娘便了！這幾個孽障，都托與姨丈罷。」劉夫人、劉、慧娘聽了，都放聲慟哭。希真道：「你這卻是什麼意見！你便舍了一百條性命，也救不出太親母、大賢甥。」劉廣道：「依你卻怎地？」陳希真道：「我有妙計，恐你依不得。」劉廣道：「我已說過，不論湯裡火裡都依你。我此刻箭瘡已好，竟無痛苦，你快說！」希真就把投苟桓求救的計說了。劉廣聽了淚如雨下，叫道：「襟丈，聽我說！我同你都是大宋臣民，活著是大宋的人，死了是大宋的鬼，你怎說這沒長進的話，豈不是上辱祖宗，招那萬世的唾罵？」希真道：「襟丈，你也聽我說：須知忠孝不能兩全，你依了我，報效朝廷有日；不依我這計，眼見太親母有殺身之禍，如何解救？況這事藥線甚緊，那裡去耽擱半日，再遲疑一時半日，遭了那廝毒手，悔之晚矣！」慧娘道：「大姨夫的話也說得是，望爹爹權且依了，祖母的性命要緊。」劉廣道：「日後卻怎的？」希真道：「日後再說日後的話，……」

說不了，只見到孔厚家去的那莊客奔回來，喘著氣說道：「老爺快走罷！高知府要帶做公的親來此端緝了。」麗卿跳起來道：「這廝親來最好，捉這廝來先與太婆、哥哥償命。」希真喝住了他。劉廣忙問：「老太太、大衙內怎地了？」莊客道：「老太太、大衙內險被高封斬了，已自上了綁索，只爭不曾開刀。卻吃阮其祥勸住了。」眾人大驚，問其原由，莊客道：「雲總管見了高封，替老爺再三分割，爭奈高封全不容情。雲總管發怒，與高封爭執，要與高封到都省質對。高封也怒，立意要先害老太太、大衙內，與白勝一齊斬首。阮其祥說斬了白勝一千人，恐老爺到案沒把柄，因此才都放了，仍舊監下。這都是孔老爺對小人說的。孔老爺又說，此廟內切不可再存留，高封正猜疑此地，要親來稽查，請老爺速避到別處，再作計較。城裡實是盤詰得緊，小人進去吃查問了多次。」只見劉廣霍地立起身，便要下樓。陳希真扯住道：「襟丈往那裡去？」劉廣道：「去看看我娘，便死在一處到也安耽，哥哥與我報仇。」希真那裡肯放，說道：「姨丈；你不要心亂，但依我言語，管要救太親母出來。」劉麟、慧娘都跪下痛哭。劉廣道：「依你便怎麼？」希真道：「你依我方才的言語，如救不出太親母，我誓不立於天地之間。」劉廣道：「既是姨丈拿得穩，全仗著你。如此，我們就走。」便去喚醒那幾個莊客車夫，套好那兩輛太平車子；劉麟娘子傷痕未愈，也載在車子上；其餘眾人都上了頭口，點齊火把，連夜動身，投猿臂寨去。希真見劉廣身體無事；甚是歡喜，說道：「我也在軍營裡多年，每見箭瘡如此深重，多是性命不保，今姨丈如此好得快，豈非孝感所致。」

眾人連夜奔走，天色發白，已到蘆川渡口，覓了船隻，渡到那岸。劉廣對劉麟道：「此去猿臂寨不遠，你可先去報信，不要造次，我等在此等候。」劉麟領命，掛了雙鋼，縱馬前行，一二程路，到那山南燉煌邊。只見林子裡一棒鑼響，跳出五七個嘍囉來，

喝道：「兀那牛子，留下買路錢，放你過去！」劉麟高叫道：「列位好漢，我非過客，是苟大王的故交，來探望他的。」眾嘍囉道：「說了姓名，好去通報。」劉麟道：「我姓劉名麟，排行第二。我爹爹劉廣，與苟大王、范大王都是至好。」眾嘍囉道：「原來是劉防禦的二公子，快去通報。」

卻說苟桓，表字武伯，河南衛輝府人氏，乃是戰國時名賢苟變的後裔。苟變有大將之材，子思夫子也器重他，薦於衛君，衛君不肯用。到宋朝，這一支派流在衛輝。那苟桓的父親苟邦達，政和年間曾為殿前都虞候，端的是忠良正直，不畏權勢，時常去惡識童貫，童貫恨他入骨。那時童貫主謀，要與女真國金邦講和，夾攻遼邦，天子准了。苟邦達苦諫，天子不從。童貫就在天子前進了讒言，便將苟邦達下獄。童貫深恨苟邦達，與趙嗣真商議用計，在官家前奏稱：「臣在遼時，曾見苟邦達時常造心腹人與遼主往來，饋送禮物，有他的親筆呈覽。」天子聽了一面之詞，又見捏造親筆，不覺大怒道：「怪道這廝要與遼邦講和！」便傳旨將苟邦達綁出市曹處斬，眾臣都求不下。可憐那苟邦達一片丹心，匡扶社稷，竟被奸臣陷害，軍民無不流淚。

那時陳希真已做了道士，聞朝廷要斬苟邦達，大驚，連夜見高俅，求他聖上前求救，那裡救得。童貫知道苟邦達還有兩個兒子苟桓、苟英，武藝了得，恐日後為害，又假傳聖旨，捉拿苟邦達的眷屬進京，除滅了以杜後患。苟邦達的夫人閉門自盡，只拿了苟桓、苟英兩弟兄到來。希真一聞此信，又素知苟桓是個英雄，再四哀求高俅設法救拔他兄弟兩個。原來高俅自富貴之後，最好風水，見希真有塊墳地在東京城外鳳凰山內，端的水抱沙環，龍飛鳳舞，多少高手地師都說此地當發□八世公侯將相，希真卻葬了他的渾家。高俅方才曉得，正要商量謀算他的，一時不便開口。適值希真來求他救苟桓兄弟，高俅假醉著笑道：「仁兄要我救苟桓不難，須知重賞之下，必有勇夫。仁兄肯把那鳳凰山的牛眠佳城相讓，我立救苟桓。」希真便一口應承，認真把渾家的靈柩移去別處葬了，將那地獻於高俅。高俅得了那地，大喜，連忙設法與希真定計，差心腹人依計就半路上放了苟桓、苟英，只做了個中途脫逃。也免不得費了些錢財，買通了童貫的左右。高俅又去裡外打點，童貫前彌縫。童貫卻被瞞過，便各處行文嚴拿。

那苟桓、苟英得了性命，兄弟商議投奔何處去。苟英道：「不如去投真將軍。」兄弟二人夜行晝伏，趕到馬陘鎮，來投指揮使真祥麟。那真祥麟乃是苟邦達舊日帳下的將弁，山東曲阜縣人氏。受過苟邦達的恩惠，最有義氣，一身好武藝，深曉兵法，為人精細。當時收留了苟氏弟兄，住了多日，怎奈緝捕得緊，真祥麟便棄了官職，同了苟氏兄弟，逃奔山東沂州府蘭山縣范成龍家。那范成龍與真祥麟至好朋友，也是能義能武，深通算法，最有家財，好結交英雄豪傑，開一個驛馬行，又在本縣充當里正。怎奈那驛馬行仗，官府科派搖役□分煩重，范成龍有時被人攬掇不如落草，范成龍卻不肯下得。那日真祥麟領了苟氏弟兄投奔到來。祥麟說起是舊日的小主。范成龍見了甚喜，便藏了他三個人在家裡。范成龍又與劉廣相厚，引了他們三人見劉廣。劉廣說起希真遷葬獻地與高俅的話，並將出希真稱贊他兄弟二人的書信。苟氏弟兄方知性命全是希真再造，當時放聲大哭，遙望東京叩頭，對天證盟，誓願為希真效死。

那范成龍的父親，曾做過開封府尹，曾將高俅發遣過。高俅富貴，欲待報仇，范成龍的父親已死，數日內新任蘭山縣知縣到任。那知縣卻是高俅的一個門客，到任後放參點卯都畢，那知縣便細察范成龍的祖貫腳色履歷。范成龍聞知風聲，大驚，便與苟桓等三人商議道：「這廝如此查察我，必然要與高俅報仇。我若不及早預備，必受其害。科派又煎熬不過。我想就不如權去落了草罷，不知三位肯同去否？」苟桓等三人想了一想，實是無路可奔，歎口氣只得應了。三人問到何處去落草，范成龍道：「我常說起投北二百五□里那猿臂寨，有平地雷強大力。聚集七八百人霸佔了，我們就去投他入伙。」真祥麟道：「仁兄與他向不通款，且先發封信去。」范成龍道：「他若不肯容留，就並了他。」商量定了，便將家財暗暗收拾起，將妻小先運開了。范成龍同苟氏弟兄、真祥麟，都帶了兵器，點了五七□名沒老小的士兵，只說奉知縣相公的密諭，去訪拿盜賊。到得猿臂寨，那知強大力那廝正如鄧飛所說「不成器的小廝」，果不肯容留他們。吃那真祥麟用了條妙計，誘他下山，四籌好漢攆他一個，活擒了過來，招降了那七百多人，奪了山寨。范成龍見苟桓人材智勇，件件不及，便讓苟桓坐了第一把交椅。那強大力受傷深重，將息不好死了。那苟桓同范成龍、真祥麟，並兄弟苟英，連本山七八百嘍囉，並帶來的五七□名士兵，不上一千人，占了猿臂寨。招兵買馬，積草屯糧，數年來漸嘯聚至四千多人，也免不得打家劫舍，搶奪客商。梁山上屢次來招致他們，眾人都都不肯從。劉廣亦有書信，勸他們不可通梁山。

到了這日，苟桓探知梁山上來攻打沂州府，恐他來攻山寨，小心防備。後又探知梁山兵被雲天彪戰敗回去了，眾人都放下心。當晚苟桓得了一夢，夢他父親苟邦達，金冠玉佩，叫苟桓道：「明日大恩人到了，速去迎接。上帝憐我忠耿，已封我為神。你也在天神數內，切勿背叛朝廷，錯了念頭，壞我的家聲。」苟桓驚醒。次日，正與眾好漢說起，都甚詫異。苟桓道：「我的大恩人只有陳提轄，幾日前聞知人說起，他惡了高大尉，逃亡不知去向，正在此憂苦，莫非是他到也？」范成龍道：「梁山兵馬焚掠了安樂村，那劉廣家不知怎的了。他與陳希真至親，必有些風聲，何不差孩兒們去探劉廣的消息？」苟桓道：「是極。」正要差人下山，忽然報上山來道：「劉廣的二公子劉麟，單騎到此求見。」眾人都吃一驚，范成龍叫苦道：「想是劉廣家都沉沒了，只逃得劉麟來也。」忙迎接上山。劉麟訴說：「家父同姨夫陳希真，被官府、強盜逼得無路可奔，齊來投托大寨，望乞收留。」苟桓聽見陳希真三字，那一天歡喜從九霄雲裡滾下來，忙問道：「我的大恩人在那裡？」劉麟道：「同家父齊到了蘆川渡口。」眾人都大喜。苟桓連忙吩咐兄弟苟英：「跟隨劉公子，迎上去接恩公共劉將軍來。」又吩咐道：「須要穿了青衣去。見了恩公。務要親身執鞭隨轎，勿得怠慢。」苟英領命，隨了劉麟先去了。苟桓連忙點齊合寨大小兵馬，盡行全身被執下山，五里外排隊迎接。自己也連忙換了青衣，同真祥麟下山去接希真，請范成龍守寨。范成龍道：「大哥與眾頭領都去，小弟何得落後，願一齊去。」苟桓大喜，便一同下山。

且說苟英隨同了劉麟，到了蘆川渡口，迎著希真一千人。苟英上前參拜了，便來執鞭。希真那裡肯，讓苟英騎馬，苟英也不肯，大家都下了頭口步行。劉廣的家眷都隨在後面。一齊往猿臂寨進發。不多時已近山前，只見路旁無數兵馬，旌旗蔽野，刀槍如林，一齊俯伏，高稱「迎接」。那苟桓擎著香爐，跪在路旁。希真忙上前扶住，回奔道：「老漢有何德能，敢勞如此思禮！」苟桓那裡肯起，噙著兩汪眼淚道：「垂死囚徒蒙恩公全活，今見金容，如睹天日。」希真再三謙讓扶起來，從人上前接過香爐。苟桓又與劉廣等相見了。八個嘍囉抬上一乘暖轎，請希真坐了。眾人都騎了馬。苟桓傳令發放，號炮飛起，眾軍大呼虎威，一齊起去，散了隊伍，面前頭踏執事，開鑼喝道，把希真抬上山去。

希真看那猿臂寨，果然雄壯：左有蘆川，右有虎門，後面靠著崢嶸山，面前一望盡是良田桑木，水深土厚，直接青雲山；山上要害之處，都有關口，松杉樹木圍抱不交，各處都有鎮山炮位，吊掛著礮石滾木，精嚴無比。好多時，方到了山寨。那裡又有迎接伺候之人，鼓樂喧天，寨門大開，把希真的轎子飛擁抬上正廳。眾人都到。苟桓弟兄換了希真出轎，去正廳中間擺一把虎皮交椅，納希真去坐，二人納頭便拜，階下大吹大擂。希真大驚。這一番有分教：煙霞笑傲，清流權作綠林豪客；錦繡城池，街市變成血海屍山。且請看：報仇雪恨英雄士，放火偷營娘子軍。不知希真所驚何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